

Case No. D22/19

Salaries tax – single parent allowance – whether the person was married and not living apart from his or her spouse at any time during the year of assessment – whether appellant liable to pay costs – sections 32(1), (2) and 68(9) of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Chapter 112) (‘IRO’) [Decision in Chinese]

Panel: Anson Wong SC (chairman), Chan Wai Kam Caroline and Liu Pak Yin.

Date of hearing: 11 April 2018.

Date of decision: 16 March 2020.

The Appellant divorced with his ex-wife on 16 December 2013 and was granted custody of their daughter. The Appellant later married his current wife on 14 February 2016. The Appellant was respectively employed by Company A and Company B for the period between (a) 1 April 2015 and 10 October 2015 and (b) 12 October 2015 and 31 March 2016.

The Assessor made a Salaries Tax Assessment on the appellant in respect of the year 2015/16. The Appellant objected the assessment claiming that he was entitled to child allowance. Further, the Appellant alleged that he should be entitled to single parent allowance (between 1 April 2015 and 13 February 2016) or married person’s allowance (between 14 February 2016 and 31 March 2016). The Assessor agreed that the Appellant was entitled to child allowance, but disagreed that he was entitled to married person’s allowance or single parent allowance. The Appellant did not accept the proposal and lodged an appeal against the decision of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IRD’) for not granting single parent allowance.

Held:

1. Section 32 of IRO was clear. The purpose of the provision was to provide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RD could grant single parent allowance in a year of assessment. Section 32(2) set out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a person was not entitled to single parent allowance. Sub-section 32(2)(a) clearly provided that one situation was where a person ‘at any time during the year of assessment ... was married and not living apart from his or her spouse’ (D38/00, IRBRD, vol 15, 363, D100/02, IRBRD, vol 18, 1 and D25/12, (2012-13) IRBRD, vol 27, 607 considered).
2. In the hearing, the Appellant confirmed that he did not live apart from his current wife after they were married. Therefore, the Appellant’s situation clearly fell within one of the cases specified under section 32(2)(a). Apart from that, the Board had no discretion on the matter.

3. Since IRD had clearly explained to the appellant about the relevant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cases in the decision, the appellant should have been aware that his appeal was without merit; Hence, the Board should exercise its discretion to make a costs order against the Appellant in the sum of \$3,000.

Appeal dismissed and costs order in the amount of \$3,000 imposed.

Cases referred to:

D38/00, IRBRD, vol 15, 363
D100/02, IRBRD, vol 18, 1
D25/12, (2012-13) IRBRD, vol 27, 607

Appellant in person.

Lee Shun Shan, Yu Wai Lim and Leung Hoi Sze, for the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案件编号 D22/19

薪俸税 – 单亲免税额 – 有关人士在该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是否属已婚且并非与其配偶分开居住 – 上诉人是否须支付讼费 – 《税务条例》(第112章)第32(1), (2)及68(9)条(「《税例》」)

委员会：黄文杰资深大律师（主席）、陈惠琴及廖伯贤

聆讯日期：2018年4月11日

裁决日期：2020年3月16日

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6日与前妻离婚，并获得女儿的管养权。上诉人其后在2016年2月14日与现任妻子结婚。上诉人在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0月10日及2015年10月12日至2016年3月31日分别受雇于A公司及B公司。

评税主任向上诉人作出2015/16课税年度薪俸税估计评税。上诉人反对评税，声称他应获得子女免税额。此外，上诉人声称在有关课税年度应（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2月13日期间）获给予单亲免税额或（在2016年2月14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获给予已婚人士免税额。评税主任同意上诉人可就其女儿获得子女免税额，但不能获已婚人士免税额或单亲免税额。上诉人不接纳有关建议，并就税务局不给予单亲免税额提出上诉。

裁决：

1. 《税例》第32条条文相当清晰。该条文的目的是规范在什么情况下税务局在有关课税年度中可给予单亲免税额。而其中第32(2)条列出在什么情形下，有关人士无权申索单亲免税额。当中的(a)一项清楚订明其中一种不能申索的情况是有关人士「在该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属已婚且并非与其配偶分开居住」(参考D38/00, IRBRD, vol 15, 363, D100/02, IRBRD, vol 18, 1及D25/12, (2012-13) IRBRD, vol 27, 607)。
2. 在聆讯中，上诉人确认他跟现任妻子结婚后并无分开居住。因此，上诉人的情况明显是第32(2)(a)条所列明其中一种不能申索单亲免税额的情形。除此之外，委员会没有权力酌情处理。

3. 由于税务局在决定书中已清楚向上诉人讲述有关条例的规定和有关案例的裁定，上诉人应理解其上诉毫无理据；因此，委员会行使酌情权判上诉人须支付\$3000作为讼费。

上诉驳回及判处港币3,000元的讼费命令。

参考案例：

D38/00, IRBRD, vol 15, 363
D100/02, IRBRD, vol 18, 1
D25/12, (2012-13) IRBRD, vol 27, 607

上诉人亲自出席聆讯。

李顺珊、余伟濂及梁恺思代表税务局局长出席聆讯。

决定书：

1. 上诉人在本上诉中就税务局于2015/16课税年度不给予单亲免税额提出上诉。

案情

2. 本上诉的事实背景如下：

- (1) 上诉人在2013年12月16日与前妻（以下简称「前妻」）离婚。区域法院颁令上诉人获得与前妻于2002年出生的女儿（以下简称「女儿」）的管养权。
- (2) 上诉人其后在2016年2月14日与现任妻子（以下简称「现任妻子」）结婚。
- (3) 上诉人的两前雇主分别就上诉人提交2015/16课税年度雇员行将停止受雇通知书和薪酬及退休金报税表，当中载有下列资料：

<u>雇主名称</u>	<u>受雇期间</u>	<u>入息</u> 元
A公司	2015年4月1日 至2015年10月10日	139,166
B公司	2015年10月12日 至2016年3月31日	<u>145,633</u>

<u>雇主名称</u>	<u>受雇期间</u>	<u>入息</u>
	总额	<u>284,799</u>

- (4) 由于上诉人未有在指定时限内递交其2015/16课税年度个别人士报税表，评税主任向他作出2015/16课税年度薪俸税估计评税如下：

入息	\$284,799
减：基本免税额	\$120,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164,799
应缴税款（税款宽减后）	\$4,003

- (5) 上诉人反对上述评税，声称他应获得子女免税额。此外，他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2月13日期间是一名离婚人士，而在2016年2月14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已婚。因此，他声称在2015/16课税年度应获给予单亲免税额或已婚人士免税额。

- (6) 上诉人提交其2015/16课税年度个别人士报税表（以下简称「有关报税表」）申报了上述入息，并申索子女免税额及单亲免税额。

- (7) 评税主任得悉上诉人的现任妻子在2015/16课税年度有收取应课薪俸税的入息。上诉人的有关报税表亦反映此项事实。但如果上诉人及其现任妻子选择以合并方式评税，他们所需缴付的税款较他们各自所需缴交的税款合计总额为多。

- (8) 评税主任同意上诉人可就其女儿获得子女免税额，但他却未能获给予已婚人士免税额。此外，由于上诉人在2015/16课税年度内再婚，因此不能获得单亲免税额。基于上述原因，评税主任建议修订上诉人的2015/16课税年度薪俸税评税如下：

入息	\$284,799
减：基本免税额	\$120,000
子女免税额	\$100,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64,799
应缴税款（税款宽减后）	\$633

- (9) 上诉人不接纳评税主任的建议，他认为他应该获给予单亲免税额。上诉人认为他虽然在2016年2月14日再婚，但他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2月13日期间应获给予按比例的单亲免税额。此外，上诉人亦强调即使他与现任妻子再婚，他和前妻所生的女儿永远是单亲，不会因他再婚而不是单亲。

税务局决定及其理由

3. 在2016年12月9日，税务局向上诉人发出2015/16课税年度薪俸税评税通知书，通知应课税入息实额164,799元及应缴税款4,003元（税款宽减后），现减少至应课税入息实额64,799元及应缴税款633元（税款宽减后）。

4. 就上诉人在本上诉中所针对的单亲免税额的事宜，税务局的决定可简述如下：

- (1) 《税务条例》第32(1)条订明任何人士如在任何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独力或主力抚养一名子女，而该人有权在该课税年度就该名子女获给予子女免税额者，则该人可在该课税年度获得给予单亲免税额。
- (2) 但是《税务条例》第32(2)(a)条亦订明任何人士在该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属已婚且并非与其配偶分开居住，则无权申索单亲免税额。
- (3) 在税务上诉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个案D38/00, IRBRD, vol 15, 363，委员会裁定该案上诉人在有关课税年度再婚，属于《税务条例》第32(2)(a)条所列明的情况。因此，该案的上诉人不能被给予单亲免税额。委员会亦裁定《税务条例》未有容许在课税年度中根据该案的上诉人再婚的时间分摊单亲免税额。
- (4) 根据《税务条例》第32(2)(a)条及上述的案例，由于上诉人在2015/16课税年度中与现任妻子结婚，上诉人不能获得单亲免税额。

上诉人的上诉理据和陈词

5. 上诉人就税务局发出的2015/16课税年度薪俸税评税中拒绝给予单亲免税额的决定提出上诉。

6. 上诉人认为在单亲免税额的问题上，税务局对他有不公平之处，其处理方法亦不切合实际情况。

7. 在聆讯中，上诉人强调有关的条例严苛，不切实际，及不近人情。他认为即使在有关课税年度再婚，他亦需要以单亲的身份照顾女儿，因此税务局应酌情处理。

讨论

8. 本委员会认为《税务条例》第32条条文相当清晰。正如委员会在上述个案D38/00(第21段)提到,该条文的目的是规范在什么情况下税务局在有关课税年度中可给予单亲免税额。而其中第32(2)条是列出在什么情形下,有关人士无权申索单亲免税额。当中的(a)项清楚订明其中一种不能申索单亲免税额的情况是有关人士「在该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属已婚且并非与其配偶分开居住」。

9. 在聆讯中,上诉人确认他在2016年2月14日跟现任妻子结婚。他亦确认在与现任妻子结婚后并无分开居住。因此,上诉人的情况很明显是第32(2)(a)条所列明其中一种不能申索单亲免税额的情形。

10. 税务局代表李小姐引用上述个案D38/00及个案D100/02, IRBRD, vol 18, 1支持税务局拒绝给予上诉人单亲免税额的决定。

11. 除此之外,李小姐亦指出本委员会没有权力酌情处理。在个案D25/12, (2012-13) IRBRD, vol 27, 607中(第33段),委员会指出:「每个税务个案难免有其独特的处境,但《税务条例》的精髓,在于划一厘订纳税人的税务责任,规范纳税人的义务和税务局的权力,符合规定者可获减免若干税款,不符合者则不获减免,税务局局长不能逾越《税务条例》赋予的权力,因为一个纳税人的独特处境,随意弹性处理该个案。委员会亦然,必须依据《税务条例》,按照个案事实,作出相应的裁决」。

12. 本委员会接纳李小姐的陈词,并裁定上诉人的上诉没有理据。

总结

13. 经详细考虑所有文件及双方的陈词,本委员会裁定上诉人不能证明上诉所针对的评税不正确或过多。因此,本委员会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并确认税务局于2016年12月9日发出的通知书中就上诉人2015/16课税年度薪俸税的评税。

14. 《税务条例》第68(9)条订明:「凡委员会根据第(8)款不减少或不取消该评税额,则可命令上诉人缴付一笔不超过附表5第1部指明的款额的款项,作为委员会的讼费,该笔款项须加在征收的税款内一并追讨」。

15. 由于在其2017年11月20日的决定书中,税务局已清楚向上诉人阐述有关条例的规定和有关案例的裁定,上诉人应理解其上诉毫无理据。本委员会认为上诉人不应就税务局拒绝给予单亲免税额的决定提出上诉;因此,本委员会行使其法例给予的酌情权判上诉人须支付\$3,000作为委员会的讼费。